

從之。出城移于櫻井谷民家。長吉茲矩逼之使自殺。弟伊賀

守先自殺於庭上。水口城金銀刀槊充物府庫。○關原記大

千枚。白銀三千兩。金裝刀一。其餘器玩不可勝計。正家籍之。然後自殺。長吉茲矩

上其簿。神祖悉賜之於二人。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

自。今因三成事連書。按上文七月。正家子兵部少輔。與父來

謁石部驛。其後諸書不書。蓋此時同父自殺也。今無所考。

安國寺惠瓊匿於鞍馬山月照院。聞吉川廣家遣粟屋十郎

兵衛索之。出鞍馬山。匿于六條本願寺子院。江州人樂鎮有

憾於惠瓊。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樂鎮六

太閤奪封。流寓。故樂鎮深憾之。按六角義鄉。元告之。與平信

昌。信昌遣兵捕之。惠瓊之士平井藤九郎。長阪長七郎聞之。

乘惠瓊於肩輿。二人舁之。將逃東寺。信昌之兵急追之。二人

知不免。以為與其使他人殺之。不如吾曹手刃之。乃拔刀隔

輿刺惠瓊。不殊。二人棄輿奮擊。追兵頗有死者。鳥井強右衛

門曳出惠瓊於輿中禽之。○關原合戰誌曰。強右衛門十六

孫也。信昌獻于大津本營。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樂鎮。使信昌

幽惠瓊。命醫治創。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關

記。大全。又按合戰誌。黃金十枚。作五十兩。曰。樂鎮辭賞。信

昌強與之。乃受之。買銅錢數百緡。分與鄉里。時人稱之。使

村越直吉賜鮮衣於三成。行長惠瓊三囚。松榮紀事加賀中納言

利勝再起兵。發金澤至寺井。遣使丹波長重。勸同進兵。長重

報曰。未聞內府之命。而遽興兵革。殆非無禮乎。吾不敢也。聞

命然後進軍。今卿過吾城下。請與相見。利勝然之。十三日。兩將會于小松橋上。利勝至大聖寺。遣其臣藤懸豐前於北莊。謂青木一矩曰。曷卿約我入越前。則為先導。而受敵將大谷刑部之指揮。有拒我之計。何與前言相反耶。一矩謝曰。卿進兵本州。則吾必為前驅。故上書內府。具列其事。而病劇不能從軍。甚乖初志。願送任子。以明無貳。先是東鄉城主長谷川長吉之宰津田刑部。為援一矩。率眾來至北莊。與一矩之宰荻野河內來于大聖寺陳謝。利勝不聽。進軍至越前。涉鳴香川。將攻北莊城。既而關原戰敗。敵將潰走。一矩聞之大沮。又遣使利勝之陣。懇乞使其子右衛門佐從軍。利勝許之。引兵

去。一矩厚賂之。利勝却之。一無所受。進至江州。

利勝發金澤以下關原合

戰誌石卯餘史亦有其事而關原記大全叙事最詳今從之

率土方雄久青木右衛門佐

至大津上謁。神祖見利勝雄久慰勞之。問利勝曰。如何處分利政。利勝對曰。利政出力攻大聖寺城。頗著功效。不意中畜異圖。招之不出。欲先討之。而恐後事機。姑置之。願以大聖寺之戰功。得貸其死。神祖許之。利勝又請赦羽柴加賀守之罪。神祖曰。長重之罪當死。何則。太閤沒長重之封。纔給采邑。吾以與其父長秀有舊。悉力保佑。其後為小松城主。任加賀守。拜參議。皆吾所汲引。而忘其恩。黨于兇徒。與卿爭衡。果何謂耶。利勝曰。長重雖邀擊利政之兵於淺井。未幾乞降。事在

關原文戰之前。是不忘舊恩。而悔其過也。神祖曰。鄙卿出師。遣使小松。勸其歸款。而不肯從。反敵於卿。戕其士卒。吾所惡者。非其迹。而在其情也。利勝雄久。皆無語。世子在側曰。長重忘舊恩。而與反徒。誠可惡也。然秀家輝元以下諸將。皆假朝戴秀賴為名。則長重重太閤之恩。而舉兵抗我。其情亦可恕也。近年與彼結交。觀其器度。實有將帥之量。其與金澤之大軍。爭雌雄於一舉。是不負其所蘊也。縱奪其封。以示之罰。而他年新給采邑。以隸麾下。則彼必感恩效力矣。神祖從之。利勝又從容言曰。青木紀伊守。雖有與敵之名。而非有事證。聞反徒敗於關原。累乞歸順。使其子右衛門佐從軍而來。是使

之為質也。願赦其罪。神祖曰。一矩實無異圖。則大谷吉隆。何以得淹留北莊。而經略北國哉。一矩納款于卿。寄書于我。是皆觀望形勢。計較勝敗。似有智算。志甚汗下。比之羽柴長重與卿決戰。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宜奪其封。其餘長谷川長吉。青山修理亮。丹羽備中守等。備中守長重弟名長正越前將士。為其黨

與者。須亟出城堡。避之他邦。不然。命將征伐。一無所宥。利勝又請曰。右衛門佐年少。不知順逆。唯父命是從。願給斗筲之祿。以繼其家。神祖終不聽。利勝雄久退而諭旨。右衛門佐遣使北莊。告青木一矩。黨與悉亡去。又遣使小松。告丹波長重。長重出城去。再稱丹羽五郎左衛門。神祖使保科正光戍北

莊城。先是正光戌濱松城。至是赴越前。關原記大全○德川

勝請宥右衛門佐神祖不聽竟流落按是時一矩罹疾然其死實在此後今從大全神祖名大野治長

曰。聞今茲兵革出於佞臣石田三成。贗僧安國寺等之姦謀。

而秀賴幼弱。所生大虞院。皆所不知也。於母子無所芥蒂。汝

宜往大阪。諭以此意。治長馳赴大阪。傳神祖之命。秀賴母子

大喜。以柘植大炊助為使。副治長。至大津營以謝之。松榮紀

十五日曰。秀賴以治長大炊助為使。至大津營曰。秀賴弱小。不知叛亂所由。皆三成之所為也。神祖優容之。按此時治長

從軍關原不在大阪。優容秀賴母子。二十二日。使井伊直政。皆出神祖之意。今從關原記大全。

本多忠勝。松平忠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長。黑田長

政。藤堂高虎。有馬豐氏。陣于葛葉。逼大阪城。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或云直

政忠勝有事留于大津。家忠日記。關原合戰。增田長盛奉秀

誌亦無直政忠勝。今從大全正文。松榮紀事。賴在牙城。毛利輝元在西城。與長盛不協。諸將遣使城中。問

輝元之去就。輝元不能支吾。就直政忠勝乞和。神祖許之。石

卯餘史。松榮紀事。竝曰。諸將遣使謂輝元曰。城守而戰乎。避城

而出乎。請問其意。按輝元密使秀元。廣家輸款。不必至此。故

但云問。二十三日。田中吉政將石田三成至本營。神祖褒其

功。使本多正純幽之。吉政上三成所遺短刀。神祖使吉政受

之。家忠日記曰。命本多正信幽之。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軍

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合戰誌曰。

相傳神祖賜三成於鳥居久五郎。成次曰。此汝父之仇也。汝

可甘心。成次拜謝。幽之一日。明日獻之。夫三成天下之讐敵也。何謂元忠一人之仇。而賜之成次乎。鳥居家傳亦所無。其說不足信。今按德川記。大全餘史亦載其說。合戰誌所論是也。故關原之敗。鳥津惟新殘兵纔五十餘騎。由土岐多羅尾

山路。歷八日市。出高宮河原。推牛以救軍士之飢。關原合戰誌石卯餘

史竝云。剝牛皮。揭竹竿以為幟。至甲賀谷。捕農夫為鄉導。過水口信樂。土人

爭起邀之。從兵擊破之。虜一人。斬五人。梟首上野城下。縛虜

柵木。經笠置加茂抵南都。由河內路至住吉。界津商人田邊

屋作庵置酒犒之。惟新至大阪。敗兵來集。遣使毛利輝元。請

入守城。輝元依違不能答。惟新以為此不足憑。不如還國舉

兵。乃取其妻及龍伯之女。檣船徑還薩摩。其子忠恒遁至京

師。寓道正庵。尋還薩摩。關原記大全。遣使輝元。據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立花宗茂

寇天津城陷之。休士馬將向關原。聞石田三成敗績。孤軍不

能戰。引兵趨京師。立馬三條御幸町。遣使三本木第。謂木下

肥後守家定曰。家定七郎兵衛家利第二子。初稱孫兵衛。播州姫路城主。後領備中之地。剃髮叙二位法

印。足下須護高臺院入大阪城。吾亦入城。共作戰守計。家定

素歸款關東。答曰。足下須先往大阪。吾將繼發。關原合戰誌曰。家定護高

臺院。適於禁廷。關原記。大全無其事。附以備考。高臺院之宰小堀新助政次。備銃矢

作守禦之勢。宗茂徑至大阪。遣使毛利輝元。增田長盛。請當

一方之任。輝元長盛不能答。宗茂知其無能為。曰。不如亟還

本州。以觀時變。其臣諫曰。主公報太閤之恩。酬輝元之知。如

是而足矣。願謝罪於內府公。以圖保全宗社。宗茂然之。乃以

薦野半左衛門親次為使。親次立花賢賀弟。名。據安東守經所書。乞歸正奪所

在港口之船。還柳川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遣使乞歸正。據大全。毛

利秀包聞關原戰敗自大阪還軍大阪宗茂路逢秀包謂之
 曰吾與足下皆蒙太閤之恩故雖一旦從大阪之催督而無
 終敵內府之理吾已送款足下亦宜遣使輸款勸之再三秀
 包不聽曰吾與足下事勢不同宜與輝元商議以決去就遂
 留在大阪鍋島勝茂筑紫廣門竝出大阪還本州二十四日
 世子至伏見關原記毛利輝元出大阪西城退于木津別莊
 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黑田長政有馬豐氏藤堂高
 虎灑掃西城以待神祖之至關原記大全作正則一人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
 謂執政曰安藝中納言雖為敵之魁帥宰相秀元侍從廣家
 懇布誠款故釋而不問增田右衛門尉首鼠兩端竟無所補

宜減死罪一等奪封處流是日長盛出大阪城赴高野山自
 城門至木津東兵陣列左右長盛過其中間從兵數千皆散
 去尋幽長盛及其子兵大夫宗重於武州巖築使高力忠房
 監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宗重或作守次今從先臣城所友仙訂正先是神祖
 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取郡山城定次陣于笠置奈良之
 間其餘將士陣于玉水長盛處守之臣橋與兵衛鹽屋法順
 相議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中村一氏卒了仕長盛了法令整
 肅每日捕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兵凡可九千中有亡去者
 兵三十餘人奴僕七八百人了部下無一人離叛者人服其
 嚴了將父母及妻至牙城謂與兵衛曰城兵怯懦其志不一

逃者任其意。吾當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故納之為質。城兵

聞之。納質者十一人。隊將田中角之助度。城不可守。潛出妻

孥於城外。城兵譏之。終以此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竝曰田中角之助

為城代在牙城渡邊了守第二城角之助以為城守而戰則

妻孥必為累乃出之城外了遣使牙城曰今當與子共守此

城決死一戰請送我家累於牙城與子妻孥同死角之助悔

之不及乃告其實了怒曰城陷之日至於妻子奴隸從我而

死為士者之常也今無故出之此為走計耳我不能效其為

也時人譏角之助為懦夫故以此廢頗與大全異附以備攷

藤堂高虎本多正純舟越景直及池田輝政之宰伊木忠重

將兵向郡山城兵為拒守之計受了指麾長盛在高野山聞

之籍城中金銀資財手書諭處守之臣授城於高虎正純了

使城兵卷旗幟出自正門致城而去。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作藤堂高虎池田長幸

二人曰高虎長幸將兵至郡山諭田中角之助渡邊了致城

二人對曰唯命是從然無主將之命請取主將之書牒來高

虎長幸遣使高野山告之長盛手書諭之二人致城而去今

從關原記大全○渡邊了始事中村一氏著名於山中城事

在天正十八年大全合戰誌餘史竝云藤堂高虎美了之舉

動召為己臣神祖聞其名欲召隸麾下堀尾吉晴亦厚禮招

之然以下與高虎有約出城至南都往豫州仕高虎了在郡山

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石給長子長兵衛三千石

臣按田中角之助出妻孥於城外據關原合戰誌石卯餘

史之說則非為走計而恐其為累也渡邊了則反之欲使

妻孥同死于城中故角之助蒙怯懦之名而不齒於士流

終無以自明其志士之舉動可不慎哉晉成帝時蘇峻之

亂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

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前史美之了武人固不能知超之事

而其所為暗與之合。亦可謂有識略者也。

神祖使松平忠良、松平忠政留守大津城。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島津惟新之臣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竊取所在大

阪之第。惟新夫人泊舟三艘於周防海上。以待順風。夜半得

風潮起。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所乘二艘後發。黑

田如水置戍船於富來浦。以監往來。戍船然屯火。薩摩之船

誤為前船之炬。近富來浦可一里。二十六日天將曉。薩摩之

船覺之而驚。走船出浦。戍船怪之。解纜逐之。左京助兵衛乞

降。戍船不聽。爭發鳥銃。二人知其不可免。相謂曰。不捷則當

使夫人自裁。吾輩決志鬪死。乃列兵二三十人於舷。二艘分

為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各攻左右。薩摩之兵悉力拒鬪。

勝敗未決。戍船放火于蓬投之。二艘之船一時悉燒。船中婦

女悲泣大叫。惟新夫人端坐不動。左京助兵衛及其餘敵兵

或燒死。或戰死。日加辰。戰于豐後姬島。晡時至同州佐賀關

方止。海上幾十里。敵船所乘者可二百人。舟師十三人。女子

八人被獲。其餘悉死。戍兵死者四十餘人。其夜泊富來浦。船

監松本吉右衛門告捷如水。如水不喜曰。戍兵無所稟命而

浪戰。且殺婦女。不仁也。唯賞力戰者。給錢糧衣服于生口。使

人護送薩摩。慶元記、石卯餘史並云。薩摩船投萬人敵。以防如水之兵。誤自燒其船。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

合戰誌是日。神祖發大津。至伏見。比過藤杜。酒井重忠及弟忠

利謁于道左。神祖謂之曰。吾使松平甲斐守。松平出羽守。權

守大津城。大津樞要之地。二人年尚少。汝兄弟須往助守。重

忠忠利奉命而去。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世子在伏見謁神

祖。神祖諭以明日將入大阪。是夕。神祖次于淀。二十七日入

大阪西城。世子入第二城。創業記考異。松榮紀事。竝云。二十

文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二十八日。勅使來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福原直孝固守

大垣牙城不下。西尾光教射箭書於城中曰。相良秋月高橋

等謀歸順以全舊封。而子據城自守。已經數日。內府必不赦

子矣。如聞加賀井彌八郎之子。匿在城中。今子出之。以付水

野兄弟。則縱不能得舊封。亦不失湯沐邑矣。直孝然之。請質

及誓書。光教以其宰谷清兵衛為質。齎誓書入城。直孝付加

賀井重望之子於水野勝成。出城披剃號道蘊。光教遣使使

之避至朝熊以謝罪。直孝至朝熊。還清兵衛遺書及短刀於

光教。以謝其殷勤。光教與諸將議。告城陷於井伊直政。就乞

赦。直孝。神祖不聽。使亟殺之。是日。光教又遣使諭旨。直孝聞

命自殺。神祖使松平康重成大垣城。勝成光教等諸將皆引

兵去。關原記大全。諸書或云。直孝入高野山。今從德川記大

全慶長一統記。據大全。直孝二十三日出城。今終言之。故不

係日。二十九日。公卿百官。祠官僧侶。及畿內富商。悉來拜謁。

阿部正次。西尾吉次。山口直友。城織部。永井直勝為介。創業

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神祖命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

糾諸將忠否。議天下政事。使本多正純聽訟。直政康政忠勝上言。大阪形勝之地。反徒往往挾秀賴作亂。使彼在此。則啓反者之心。神祖曰。秀賴幼穉。不知姦臣之謀。何忍疎斥之。故秀賴在牙城如舊。其後神祖謁秀賴。接遇款曲。使片桐且元輔之。人心始安。松榮紀事○大阪記叙十六年三月秀賴來謁二條城曰神祖謂片桐且元曰石田增田之謀逆非二人之所為皆出秀賴之意當時吾欲殺之思太閤之眷遇故赦之宜以此意諭大虞院其說繆妄恐惑世人故標于此。初敵將圍天津城。神祖使京極高知救之。其兄高次避城登高野山。故不能及。高次聞關原大捷。甚悔之。及神祖入大阪城。諸將皆來謁。獨高次不來。神祖使井伊直政召之。高次對以今何面目可出見。神祖以山岡道阿彌為使召之。高

次固辭不出。又以道阿彌及直政諭旨曰。四五萬敵兵。以攻

天津城。不得至關原。此高次之功也。何不來見。言甚周摯。高

次奉命來謁。神祖善遇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神祖謂高次曰能忍一二日城守則當

授江州一國惜哉松榮紀事云唯恨一日守城不足不知吾大捷故至此耳按唐韓愈論許遠張巡之功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高次拒守之功雖不能及二子而神祖褒之。不沒其功。以成人之美。其意蓋如此。不必發此言以折辱之也。故今從關原記大全。不取三書之說。

臣按。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六角修理大夫義秀子

右兵衛義鄉。江州世家也。往年黨於關白秀次。太閤怒奪

其封。流寓京師。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議。欲以義鄉為北

國大將。矯秀賴之命。遣使召之。義鄉稱病不出。三成怒其

忤命。欲殺之。長盛救護得免。及神祖在大阪。九月二十八日。以德永法印壽昌爲使。諭義鄉將復舊封。義鄉固辭不出。石卯餘史詳載其語。神祖聞之曰。當世君子也。關原記大全亦載其說。以爲真僞相半。未敢決然謂無其事也。近世六角兵部氏鄉著江源武鑑。欺罔世人。蓋諸書據武鑑書之也。加賀守菅原綱紀騎隊長佐佐木左兵衛定賢撰佐佐木家譜。藏於江州佐佐木社。著僞宗辨曰。寬永正保之間。有澤田氏之子名氏鄉者。其先六角家臣僕也。僞稱高賴六世孫。自號六角兵部。蓋高賴長子氏綱先父卒。無子。將軍足利義植命次子定賴爲嗣。由是氏鄉矯爲氏綱

之後。僞作三世名字。以爲氏綱傳其子義實。義實傳其子義秀。義秀傳其子義鄉。義鄉卽氏鄉父也。又欲文其僞而售其說。則剽竊舊籍之言。牽合附會。自天文至元和。以爲三世實錄名曰江源武鑑。辨駁昭晰。無復餘蘊。重編應仁記亦辨其誣妄。夫義實義秀義鄉三世實無其人而爲有。又僞作神祖賜義鄉書。載之江源武鑑。故世人往往信之。姦人惑世誣民。一至于此。其罪不容誅矣。臣恐後人又爲所惑。故論于此。

神祖謂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山口直友曰。太閤欲賞島津惟新朝鮮之軍功。而亡何薨逝。吾與諸大老議。增封進爵。而惟

新不思其故。父子黨于兇徒。其臣諫之不聽。出力攻伏見城。挺衆戰于關原。罪在不赦。可聲其罪而討之。然龍伯非可私於惟新。以取滅亡者。方將來于大阪。以謝惟新父子之罪。而至今無音耗。汝等宜問其故。三人遺書龍伯詰問之。惟新之還薩摩也。龍伯怒其黨逆。錮于其封內櫻島。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從內府之東征。而以兵寡徵之本國。故告其故于內府。欲待兵至從後發。而為秀家輝元要之。不得已從之。龍伯聞之。其意稍解。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二書竝云龍伯遣其臣鎌田出雲於大阪分疏之按出雲來于大阪。在下文明年四月。二書突言其事也。故不取。○石卯餘史曰。龍伯詰問惟新。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入伏見城同守。然守將鳥居彦右衛門峻拒不納。故不得已。黨于三成。先是山口直友捕惟新之兵大田助之丞。新納旅庵鞫問。

之。二人詳說元忠不納惟新之狀。至是直友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議遣助之丞於薩摩。副以直友之臣和久某。謂龍伯曰。亟入京師。以謝其罪。則公怒必解。龍伯悅從之。附以備致。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二終

137
10
125

